

# 加拿大资源民族主义的战略雄心与现实困境

中国金属矿业经济研究院（五矿产业金融研究院） 郑宏军

在全球地缘政治重构、大国竞争加剧与清洁能源转型叠加的时代浪潮中，各国已不再单纯追求资源开发效率，而是将资源主权、供应链安全与经济自主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。在此背景下，全球资源强国加拿大在卡尼政府领导下，正推进从依附美国的“北美一体化”，向“基于价值的现实主义”的战略转向，试图突破“资源附庸”定位，迈向中等强国战略自主新高度。然而，其雄心勃勃的资源战略，正深陷于结构性依赖、国内分裂、产业短板与国际博弈的多重困境之中。

## 一、加拿大资源民族主义的复兴与战略觉醒

### 1. 从资源到市场：资源禀赋与战略枢纽

加拿大作为全球关键矿产供给核心国，拥有世界级的黄金、锂、石墨、镍、钴、铜和稀土矿藏。该国将锂、镍、钴、石墨、稀土等31种矿产列为“战略关键矿产”，其中镍储量世界第六、钴储量世界第八，这些关键矿产都是新能源与国防产业链的“命门”。此外，加拿大还拥有全球第三大石油储量（98%为油砂）、第四大天然气储量，是全球最大的铀出口国。在全球争夺清洁能源“制高点”的竞赛中，加拿大被视为“西方世界的资源后院”，其战略价值被重新定义。

同时，加拿大还是全球超75%矿业企业注册地和近50%上市矿业勘探机构集聚地，是公认的全球矿业资本市场第一枢纽。以TSX/TSXV为核心、FTS税收为引擎、专业服务为配套、

稳定制度为保障、资源技术为底座，加拿大形成了全球唯一能高效、大规模承接矿业高风险早期融资的完整生态。2025年TSX/TSXV完成矿业融资1429笔、约160亿加元，占全球矿业公开股权融资约45%，矿企草根“勘探、发现、开发、投产”全程可在加拿大资本市场接力融资。为绑定能源转型，联邦政府推出20亿加元关键矿产战略基金及税收抵免扩大、审批提速、供应链政策倾斜等举措，目标是到2030-2040年将锂、镍、钴、铜、稀土等核心关键矿产全球供给占比从2%提升至14%。

## 2. 从依附到自主：加拿大资源民族主义的历史演进

加拿大资源民族主义是贯穿其百年建国史的主线，历经三次浪潮：第一波是20世纪初至二战期间，核心是针对英国资本控制的“摆脱殖民经济”，争夺资源开发国家主导权；第二波为1970-1980年代“资源战争”爆发，面对石油危机，联邦政府推行《国家能源计划》（NEP），试图控制西部能源收益、限制外资，引发阿尔伯塔等产油省强烈反抗，最终以联邦妥协告终，核心是“联邦与省的资源分权博弈”；第三波为2020年至今，受全球供应链断裂、中美竞争与美国保护主义影响，催生“战略资源主权”新思潮。民调显示，59%的加拿大人认为，失去关键资源主权的风险大于外资不足的风险；60%民众支持限制外资控股关键资源，即使以放缓开发速度为代价。

当前，加拿大资源民族主义的核心已从“收益分配”升级为“国家战略自主”，目标是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链优

势、技术优势与外交话语权，彻底改变“挖原料、卖粗矿”的低端角色。2025年执政的卡尼政府将资源战略视为国家复兴的核心支柱，推动“一万亿美元产业转型计划”，试图构建“资源主权—产业自主—大国平衡”的战略闭环。其战略核心是以“经济主权”为纲，通过“传统能源扩产+关键矿产主权+亚洲市场多元化+北极开发”四大支柱，摆脱对美依赖，目的是将加拿大重塑为全球“能源与资源超级大国”。卡尼资源战略是金融思维治国的典型，即将资源从“出口商品”升级为地缘政治筹码与主权资产，通过“开发—基建—出口—金融”闭环，加拿大试图在中美竞争中占据关键资源供应商的独立地位，既保障经济安全，也提升全球议价能力。

## 二、以资源为基锻造中等强国新地位的战略雄心

1. 经济雄心：从“资源出口国”到“全球价值链掌控者”。掌控锂、镍、钴、稀土等关键矿产全链条，构建独立安全的供应链体系；推动关键矿产“去附庸化”，2026年3月加拿大联合12个盟友，撬动121亿美元投资关键矿产供应链，计划在2030年前将锂、镍、钴产能倍增，建设本土冶炼与精炼设施，将原矿出口转化为高附加值材料出口；通过《建设法案》与《自由贸易与劳动力流动法案》，消除省际壁垒，实现全国资源一体化；通过加拿大《单一加拿大经济法案》，确立Bill C-5的“一站式许可”机制，明确将“国家利益项目”的联邦审批周期从5年以上缩短至2年，提升加拿大内部市场一体化、加快关键基础设施项目落地，支撑清洁增长与

经济安全；成立关键矿产主权基金（15亿加元）与首尾一英里基金（FLMF）（50亿加元）；扩大勘探税抵免范围至12种国防与高科技矿产（铀、钨、锆、铟等）；通过《经济主权法案》，对外资并购关键资源实施“国家安全审查一票否决”；立法强化资源主权，阻止美国资本低价并购加国矿企。2025年强行要求英美资源收购泰克资源后，总部必须设在加拿大、受加法律管辖。

**2. 地缘雄心：掌控北极，构建“太平洋-大西洋”双轴心战略。**加拿大将资源作为拓展地缘战略空间的核心工具，推进“资源+航道+国防”为核心的北极战略，宣布“北方之眼”计划，将海岸警卫队扩编40%、新建深水港、部署常备陆军旅。大西洋方向强化与欧盟、北约合作，将资源作为防务合作筹码，减少对美军事依附。积极推进“经济向太平洋、安全向大西洋”战略，构建“太平洋资源走廊”，替代过度依赖美国的“北美闭环”。实施能源多元化突围，一改97%原油输美单一市场格局，推动“跨山管道（TMX）扩建”与西海岸LNG项目，打通太平洋通道向亚洲出口石油与天然气。锁定中国为核心买家，推进中石油参与的LNG项目，合作氢能、风电制氢（如阿尔伯塔1GW项目）。2026年初签署300亿加元关键矿产协定，探索本币结算，降低对美元依赖。

**3. 外交雄心：以“资源中间人”身份，重塑大国博弈格局。**在卡尼政府资源战略下，加拿大正从美国的“资源附庸”转变为主动操盘的“资源中间人”。在中美博弈的缝隙中，加拿大凭借其同时坐拥关键矿产、传统能源、北极航道三大

战略资产，以“可控中立、双向套利、规则重构”为手段向中美两边要价，重塑全球资源供应链与大国力量格局。2026年1月，卡尼访华签署万亿美元级资源合作协议，是“中间人”角色的巅峰之作，资源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，建立独立于SWIFT的支付体系，被BIS称为对美债的“物理隔离”。加拿大以资源+金融实力，引领澳大利亚、巴西、印度尼西亚等资源国，形成第三极力量，试图开启“资源国、制造国、消费国”三方共治的新时代。2026年3月，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签署关键矿产合作协议，联手控制全球1/3锂、40%铀产量。对盟友组建“资源买方联盟”，联合G7投入64亿美元支持加拿大关键矿产项目，试图重构全球资源定价权与供应链规则。

### 三、加拿大难以突破的四重枷锁现实困境

尽管战略蓝图宏大，但加拿大的资源民族主义实践正遭遇结构性、制度性、地缘性的多重困境，使其在现实中屡屡受挫、扭曲摇摆，陷入“想自主却难自主”的悖论。

#### 困境一：地缘性枷锁——难以挣脱的“北美宿命”

加拿大最大的战略困境，是经济与安全对美国的深度捆绑。其一是市场高度锁定，其78%的原油、92%的天然气、63%的汽车零部件单向输美，美国通过关税、定价权与市场准入，变相掌控加拿大资源收益。其二是产业链结构性短板，与西方盟国一样，加拿大缺乏本土冶炼、分离、精炼能力，90%的关键矿产依赖海外尤其是中国的深加工。路透社2025年11月报道，由于环保升级和运营成本大幅上升，嘉能可计划关闭加拿大最大的霍恩冶炼厂。其三是美国的战略挤压，美国

《通胀削减法案》以巨额补贴诱使加拿大矿产与能源企业“南移投资”，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通过关税霸凌、主权羞辱、资源控制、规则破坏、产业链绑定，强行将加拿大从“资源中间人”打回美国资源附属的地位。

### **困境二：制度性枷锁——“资源内战”的低效治理**

加拿大联邦制结构使其资源战略面临诸多羁绊。其一是中央与地方、东西部利益博弈。西部的阿尔伯塔、萨斯喀彻温等产油省，与东部的安大略、魁北克等东部制造业省长期对立，联邦政府的环保政策、资源税收与外资限制，屡屡被西部视为“掠夺”，阿尔伯塔省甚至威胁发起宪法诉讼，独立运动暗流涌动。其二是原住民及环保壁垒。加拿大法律规定，资源开发必须获得原住民“自由、先期与知情同意”。复杂的土地确权、环保审批与抗议活动导致项目平均审批周期长达5-10年，大量投资望而却步。其三是“耐心资本”匮乏，加拿大矿业资产长期被外资收购，本土资本短视、厌恶长期高风险投资。加拿大皇家银行称，加拿大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，但产量仅占全球的2%，投资不足是该行业的结构性障碍。

### **困境三：能力性枷锁——资源产业的结构短板**

加拿大的资源优势在地下、短板在地上，硬件与软件能力均不足以支撑其战略雄心。其一是基础设施崩溃，偏远矿区缺乏道路、电网、港口，油砂运输需昂贵稀释剂，西海岸无大型LNG出口终端，导致资源“运不出、卖不掉、成本高”。其二是人才与技术空心化，矿业、能源领域熟练工人短缺，

高端加工技术依赖进口，政府虽投入巨资，但人才培养与技术转化周期漫长。其三是产业协同能力缺失，加拿大缺乏整合“勘探、开采、加工、制造”的大型国家龙头企业，上下游企业碎片化，无法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。

#### **困境四：地缘性枷锁——大国竞争夹缝中的两难抉择**

加拿大试图在中美间“左右逢源”，却往往两头不讨好、战略空间被挤压。对华战略摇摆：一方面需要中国市场与加工技术，另一方面迫于美国压力搞“去风险”。前任特鲁多政府依据《投资法》国家安全条款，下令中矿资源、盛泽锂业、藏格矿业三家中国企业剥离对加拿大锂矿企业的投资，迫使碳一新能源投资SRG矿业、紫金矿业收购Solaris资源等中资矿业交易相继被迫终止。这种“两面下注”导致政策反复，既失去中国信任，也未完全获得美国认可。此外盟友联盟极其脆弱，加拿大牵头的12国矿产联盟，本质是“买方主导”，盟友只想获取廉价资源而非帮助加拿大建设产业链，合作充满利益算计。加之国际竞争白热化，澳大利亚、印尼、拉美等资源国纷纷推出更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，全球关键矿产市场供给过剩、价格战加剧，加拿大成本劣势凸显。

加拿大以资源民族主义为剑，试图劈开依附型经济的枷锁，锻造中等强国的战略雄心，折射出所有资源国家共同面临的深层悖论：强化资源主权往往导致投资减少、开发放缓、效率低下；而完全开放市场，又会丧失主权、陷入“资源附庸”。加拿大先天的地理依附、制度分裂、产业短板与后天的大国博弈、战略摇摆，交互作用构成了难以突破的困局。

在高度全球化的供应链中，对加拿大而言真正的突围不在于激进的排外或对抗，而是内部整合（联邦与省和解、基建与人才投资）与外部平衡（不选边站、深耕多元市场）的相互结合。